

主題 | 「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外臺灣人的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

時間 | 2019 年 11 月 29 日-30 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會議廳

主持人 | 林從一

發表人 | 郭美芬、何義麟、劉南芳

評論人 | 許維德、劉南芳、何義麟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協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婦女與研究中心

林從一：最近美國大學民主黨的候選人裡面有一位是雲林子弟楊安澤，他的父親楊界雄，現在應該還在交大上課。Andrew 楊現在應該是民主黨裡面民調第五或第六高的，可能成為民主黨候選人。如果你問楊界雄、楊安澤的認同，可能是有兩種認同的差異。一個是他認為他是台灣人，比較是種族的認同，而他要選美國總統，所以那是國家認同。

我們上一場，早期金門馬祖不是台灣人，可能是他的地域跟過去的省籍的差別的認同，可是絕大部分金門、馬祖來的，我教過的學生，他的朋友、喜愛、他的價值、生活圈其實就是台灣，這也是國家認同。認同事實上是有很多不同的面相，今天請到三位來分享他們對海外臺灣人的離散經驗跟身份認同的看法。

第一位是政大歷史系訪問學人郭美芬郭教授，他要談的是：成為「台僑」：澳洲台灣人的認同與結社。第二位是何義麟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的教授，他要談的是北美台灣人的社團活動與家國意識。第三位是成大台文系的劉南芳劉教授，要談的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台灣之音」的成立和發展：蕭廣志先生訪談紀錄。這三個分別有兩個是美國台灣人離散經驗的討論，這三篇看起來很大部分是從國族認同，用國族認同的形塑開始來談身份認同。身份認同上，海外台灣人有沒有太大的困難，他的困難是回過頭來他在台灣形塑國家新的認同、新的身份。

有一類人的台灣認同是更困難，早期所謂外省人，離開台灣到美國或到海外，他或第二代的價值面也很難認同他是中國人，他們重新認同台灣的過程是更掙扎的，遠比你是海外台灣人的身份更掙扎，期待有一天有一個更完整的海外台灣人的認同的分析。

郭美芬：我是從事 19 世紀到 20 世紀歐洲化的研究，海外華人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新的開始，會接受這個邀約是過去幾年有一個計劃在做澳洲台灣人的研究。我 2015 年從墨爾本搬到布里斯本，因緣巧合認識那邊多台僑的前輩跟台裔

的移民，這幾年下來，有所觀察並取得一些資料，整理出今天這篇草稿，希望有拋磚引玉的效果。這個澳洲台灣人研究算很新，他跟美國的台灣人跟日本的台灣人，他的特殊性是什麼？我今天的題目是：成為台僑，澳洲台灣人的認同與結社。去年大洋洲所有華人跟台灣人，每年在僑委會的組織下會有個大型的會議，那次在大洋洲台僑計劃下的團體會議中就產生一個辯論，到底為什麼要把台僑華僑放在一起？因為澳洲台灣人認為他們不是華僑，覺得會議中應該要用「台僑」字眼，這個訴求主要是布里斯本的台灣人提出來的。

為什麼布里斯本的台灣人會訴求自己作為「台僑」的開始？為什麼聚焦在布里斯本，而不是雪梨跟墨爾本，了解這些之前，大家要知道澳洲的華人結構是非常複雜的。澳洲定義的華人裡面，除了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中國人，台灣進到澳洲其實非常晚，大規模台灣移民，其實是 1980 年代才出現的。他們的這個主要移居的城市是在布里斯本，在比較北澳洲。雪梨跟墨爾本早期 19 世紀中葉早就有廣東籍的移民到這，這裡的華人社團結構已經非常穩定，反而布里斯本是一個新開發的城市，台灣移民在 1980 年代進到布里斯本時，沒有太多的社團參與。

也是在這歷史脈絡底下，我們可以發現台灣人在澳洲基本上是以布里斯本為一個比較重要的城市，等一下我的報告裡會聚焦在布里斯本的台灣人這部分。同時我會特別強調他們為什麼覺得自己是台僑，有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組織的社團有變遷的過程，過程從一開始的聯誼性質，後來轉向台僑認為的公共外交的角色。

我會先談論一下前言，包含這篇文章到底想回答什麼問題，再來會以邱垂亮教授為例，他的認同面從華僑到台僑，尤其是 1990 年代，所謂隙縫中的台灣移民。接下來會談 1990 年代後大規模的台灣移民到澳洲，這個結社的行為有個轉變，是從聯誼性質到公共外交。最後是我的結論。

海外台灣人意識是怎麼出現的？我這邊先用張吳雪娥，他是 2005 年墨爾本台灣同鄉會的會長，他在當年世台會在布里斯本開會的手冊裡面說：「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人，都會直接了當的確認自己的國籍，絲毫不會有模糊不清的回應態度。例外的是，台灣人在面對海外人士問到自己的國籍時，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答案，而答案則是因人而異。有的人會義正嚴詞地回答：我是台灣人；有的人會說：我是中國人，台灣和大陸一樣的；有的人則是看情形說話，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有的人為了避免兩難的窘境，乾脆說自己是澳洲人。」

目前很多研究澳洲台灣人的認同文章裡面，都是以統計數或社會學來看這個問題的，做訪談時某一選項裡面就會出現你認為你是誰，會勾選自己是澳洲人的

非常多。但這個人在想自己是誰的時候，真的可以劃分出來嗎？另外，海外台灣人會意識恐怕還是因為旅外經驗接觸到不同的華人，因而思考自己真的是某種定義上的華人嗎？還是只是台灣人？

這篇文章我想要提出，海外台灣人的認同並非先驗的存在，並不是我們離開台灣人的時候已經覺得我們是台灣人，他可能會因為人的關係、歷史脈絡而產生變化。今天我希望用澳洲的例子來看，澳洲台灣人的經驗是什麼？他對於我們當今台灣社會，去理解他們這個故事有什麼意義？在移民遷徙過程裡面，國家對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1990年前隙縫中的台灣移民，有一個轉折從華僑到台僑，我會以邱垂亮教授為例。

1990年代之前移民到澳洲的台灣人並不多，1990年代之後變得蠻多的。澳洲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前，外交關係非常密切，1967年澳洲總理荷特有訪台，1971年澳洲是支持中華民國繼續留在聯合國，但最終表決失敗；1972年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跟台灣的實質往來並沒有斷掉。這也就造成1980年代，當澳洲廢除白澳政策，開始歡迎兩地移民的時候，台灣跟香港成為兩地移民的輸入國。

1980年代開始，大規模台灣移民澳洲，主要的原因是因為1980年代以前澳洲實施白澳政策，拒絕亞裔的移民來澳洲，加上當時台灣在戒嚴的情況下，鮮少的台灣移民可以自由移動到澳洲去。1980年代之前其實還是有特殊移民到澳洲，比較重要的兩個人物，一個是王省吾，一個是邱垂亮。王省吾是台灣省立博物館的館長，1960年代澳洲的國立圖書館希望開設一個東方藏書的時候，特別聘請王省吾到澳洲國立圖書館。

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是邱垂亮，他從1970年代起有非常多的著作跟文章，也提供我們認識澳洲台灣人的認同建構與變遷。邱1938年出生於苗栗，是一位客家人，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但根據他的口述，他其實讀了外文系才發現他對文學沒有太大的興趣，因此到美國之後他轉向唸政治學跟國際關係，1971年在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之後，受聘於澳洲的昆士蘭大學，當年他就決定到澳洲，但是他當時政治的態度跟意識形態其實是傾向支持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革新保台，卻同時也跟黨外人士有來往。

1975年，他寫一篇〈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發表在《台灣政論》，當時非常重要的臺灣黨外雜誌，這篇文章被國民黨政府認為有煽動叛亂之虞，不僅這個雜誌被禁，邱垂亮也被列為黑名單。他被列為黑名單是長達三年之久，後來是國民黨有再請他回來演講，但還是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有受到監控，以及出入境受到嚴格的出境檢查。

我到昆士蘭布里斯本之後，一般台僑界對邱垂亮的政治光譜認識是屬於台獨這邊，但這幾年有跟他訪談的經驗下來，他早期的路徑非常清楚跟美國台獨聯盟路線是有所差異的。他當年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也認識美國的蔡同榮、張燦濤等人，當時他們台獨聯盟在 1970 年建立的時候有邀請他加入但邱垂亮拒絕。拒絕的原因是他認為台灣其實沒有革命的本錢，台灣的民主化不能朝向暴力這條路，他反而轉向國民黨的革新保台來逐步邁向民主化。但在《台灣政論》被禁之後，接著是 1981 年陳文成命案的發生，造成邱垂亮在心態上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他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從陳文成慘案談政治隙縫中的知識份子〉，發表在香港的《中報月刊》，後來被許多報刊轉載，包括美國的《美麗島週報》。《美麗島週報》的政治光譜是跟台獨聯盟比較接近的，《美麗島週報》曾批評過邱垂亮的政治態度，這次事件後，《美麗島週報》就認為其實彰顯邱垂亮跟國民黨劃清界線。

文章有寫到「父親逝去了，我不能送葬，朋友坐牢了，我不能探獄。講了幾句希望能自由民主、進步繁榮的話，就被人罵成『台獨份子』、『煽動叛亂』、『共匪同路人』」。 「多少我們這樣異鄉學子，雖然親情鄉思隨著流浪歲月的增加，越來越濃，卻不再能自由，甚至根本不能回鄉探親訪問。...但是任何有良知的讀書人都不能也不應該對陳文成的悲劇泯着良心，視若無睹，連一句也不講。加入台獨聯盟等組織的朋友，他們多少是因為一些無關痛癢的言行，被列入黑名單，變成無鄉可歸，而被迫上梁山的？」

這一篇文章後來彰顯了邱垂亮作為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情，他一直覺得他被迫上梁山的。1984 年，邱垂亮的母親過世，他的簽證再次受阻，他在一篇文章就有提到他是被迫上梁山，跟國民黨劃清界線的無奈心情。這種游移於兩邊的心情不只是在政黨的傾向上，同時，在 1987 年當時全澳洲華人社團要舉辦一個代表大會，邱垂亮在這個大會被要求代表台灣人發言，他又寫了一篇長文。海外華人被迫在國共兩邊選邊不然就像走鋼索般，希望討好兩邊但最終常常是吃力不討好的道路。「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華人國族關係裡，台灣人在哪裡？台灣人怎麼參與？台灣人的切身關懷和利益在哪裡？」

對他來講，他對華人定義也感到非常困惑，在國共兩邊，所謂的華人跟台灣人之間，到底要怎麼去定義，其實是處在一個隙縫中在做選擇？這篇文章他其實也提到了，在這個隙縫中，到底台灣人能走出怎樣的道路？他認為澳洲華人應該要依據是非對錯與人道公理，和自己的良知來判斷要支持誰，這是屬於澳洲華人的基本公民權。接著你會看到他作為政治邊緣人、隙縫中移民的感覺逐年增加。1990 年他回到台灣，見證台灣民主化，卻仍覺得自己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之間。最終，2002 年他雖然受聘委託成為總統府的無給職國策顧問，他不覺得自己是落葉歸根。2003 年他獲頒澳洲聯邦政府的「澳洲建國百年的特殊貢獻

勳章」，他最終選擇還是回到澳洲。他認為移民的邊緣的那種角色對他來講是一個關鍵，還有他自己的家人都移居在澳洲，對他來講，家在哪裡，國在哪裡，也就是台灣人依舊在他的心中，但是恐怕他最終還是選擇回到澳洲。

相較於他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問政的無奈心情，我接下來要談 1990 年開始他開始涉入澳洲台僑團體，去整合整個澳洲台僑團體，致力於台灣公共外交這部分。1990 年代之後，澳洲台裔移民非常蓬勃，也建立非常多的社團。在這邊就要談這個結社的發展如何從聯誼性質轉向公共外交，台灣移民大概是 1980 年代開始有移民到澳洲，到 2001 年已經到一個高峰，有兩萬多人移民到澳洲，大概有四成在昆士蘭州，其中有八成聚集在布里斯本。到 2016 年大概有四萬多人，一般聚集在布里斯本這個地方，布里斯本的南區有小台北之稱。澳洲的台灣移民可能大家會覺得相較於美國、日文，人口數不那麼多，但他其實是跟著澳洲多元文化的發展在進行的，布里斯本城市的發展是跟台灣移民息息相關的。

台僑團體在 1989 年之後開始陸續出現，舉以邱垂亮為中心的社團組織，1984、85 年的時候，先成立了台灣友誼協會，他們成立時避免使用台灣同鄉會，但一直到 1989 年才正式跟當地政府立案，到 2002 年，這個協會才改名稱：昆士蘭台灣同鄉會。這個協會一開始是聯誼的性質，1993 年的時候同樣以邱垂亮為中心，有十五位台僑人士，布里斯本跟墨爾本幾位比較重要的台灣人從商界、學術界到一些其他的專業人士組成台灣在澳協會，希望可以跟澳洲政府做一個橋樑替當時的台灣政府發聲、影響當時的澳洲政府對台的政策。接著在 1995 年這些台灣團體、台僑，他們就成立了澳洲台僑團體聯合會，當時有提到「台僑」這個字怎麼出現的。那是在一個華僑的會議裡面，這群台灣人就覺得不想被稱為華僑，就重新要組一個聯合會，僑委會的委員章孝嚴就有跟他們接洽，希望他們不要用台灣這個字眼出現。後來他們選擇，不講華僑講台僑，就變成 1995 年澳洲台僑團體聯合會就產生了，現在還一直存在著，接著我們看到 2002 年台友會改名成為澳洲台灣同鄉會（按：ppt 是寫昆士蘭台灣同鄉會），2005 年世界台灣同鄉會在布里斯本開會。

1980 年代台友社是聯誼性質的，也就是在中秋節、端午節會有一些聯誼活動。台灣在澳協會跟澳洲台僑團體聯合會是比較嚴肅的團體，他們舉辦了 Taiwan update 的座談會，企圖去影響澳洲國會跟對台政策，比較特殊的是這些台灣團體還涉入澳洲的共和運動。澳洲在 1997、1998 年的時候曾經希望脫離大英國協變成一個共和國，當時的台灣在澳協會涉入非常深，邱垂亮也被列為是代表之一。另外，台灣在澳協會推動的角色是城市外交，可以看到 1997 年布里斯本跟台灣高雄締交姐妹市，兩邊開始有非常密集的來往；甚至在 2006 年，葉菊蘭市長的時候，曾經在布里斯本一個重要景點上，有高雄地表的設立。2005 年是整個澳洲台僑團體發展的巔峰，世界台灣同鄉會當年就選擇在當時已經是海外台

灣人的重鎮布里斯本。當年他們也曾經串連所有同鄉會，包括雪梨、墨爾本、坎培拉等，到坎培拉去抗議中國反分裂法。台灣在澳協會跟整個台僑團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是促成了駐布里斯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成立，因為過去外交部並沒有這樣的辦事處設立在布里斯本，導致許多布里斯本的台僑辦理一些簽證的事情都要到雪梨去。2003年開始有台灣同鄉會跟台灣在澳協會促成，2005年在布里斯本，外交部就創立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而言之，從聯誼性質到公共外交這段道路，台僑團體其實彰顯了一個跟其他地區非常不一樣的特色，用邱垂亮的话來說，他們在打一場不流血的仗，利用他們一些社經的資源來替台灣發聲。從他們這些活動、著作、論述當中，他其實已經跟所謂華僑漸行漸遠，我這篇文章想說，所謂海外華人的意識或台僑，這樣的名稱並不是邱垂亮、台僑扮成的，或是一個集體意識而已，他其實後面有一個歷史脈絡要去理解。以澳洲來講，海外台灣人的意識並不是一個先驗的存在，是有一個歷史動態的過程。所以你看邱垂亮他其實是從一個細縫中的移民，他自己怎麼從一個傾向自己有一個所謂中國結，這樣一個知識份子轉向到支持台獨的知識份子。同時也看到他對中國認同、保台革新政策的破滅，再來說他們後來成立的團體，即使沒有像美國台獨聯盟有非常清楚的建述，但他們從各個程度，都希望可以替台灣發聲，利用他們這些社團來為台灣打一場不流血的仗。

最後，這些澳洲的台灣社團跟台灣人認同跟移民提供我們重新去理解，他的形成有非常特殊的脈絡，尤其是你看見台灣人旅外經驗，在國際上台灣人跟其他華人的區隔，以及中華民國沒有辦法在國際組織、社會上被接受，反而產生許多社會意見的交流，這其實成為台灣在全球化的歷史跟進程中非常特殊的現象。

何義麟：原本我是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研究者，後來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戰後有些台灣人留在日本，我就開始走到海外這一塊，主要是做日本的台灣人。但，研究在日台灣人之後，就發現戰後很多台灣人之後不是留在日本，是到北美去留學並定居下來。所以在2016年就申請一個訪問研究的機會，到舊金山做這個研究，我今天發表大概是我從2016年到舊金山開始做研究，跟大家來分享。我定北美台灣人，是要把題目講大一點，但主要焦點所在舊金山地區。我們可以看地圖，舊金山不只舊金山城市，San Francisco只有半島上面小小的地方，旁邊有一個重要的地標，金門大橋，這個大概是舊山市而已。他有一個很大的灣區，北灣是農業區，比較少人住，最主要南灣，所謂矽谷高科技的產業集中在這裡，另外在東灣，柏克萊這邊，史丹佛在這邊。所以台灣去美國的人，如果從洛杉磯進去的也蠻多的，做生意也比較多，像是留學或是到美國

中繼點，很多人會經過舊金山。我最主要是用這個地方當焦點來談北美的活動，台灣人在這邊的社團活動。

另外我今天的報告雖然是社團活動、家國意識，要把這些人都納進來談，但其實我只談「台灣協志會」這個團體。我今天要講的是在 1960 年代，有一批台灣的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他們處在歷史劇烈變動的時期、開始覺醒，覺得他們要出來為故鄉台灣做點事情，就組織一些社團，進而影響整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這背後有他們認同的問題。但今天我最主要是檢討他們的國家認同比較是抽象的問題，回到前面郭老師發表的，認同並不是一個先驗存在，而是歷史變動中的一個產物，這個也剛好是可以做為發表的一個破題。

如果以整個北美的台灣人社團來看，台灣協志會的成立蠻晚的，台獨聯盟在 1966 年就已經成立。60 年代，第一批台灣的留學生到美國之後，他們就開始慢慢覺醒，認為國民黨自稱為 Free China，但事實上既不自由，也沒辦法代表中國，這樣的一個政府到底問題出在哪裡？跟美國學生、老師的互動之間，他們就會去思考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歷史的產物。1960 年代這批人去美國中西部、東部留學，畢業以後就留在美國到各個地方就業，有一大批人就到舊金山就業，因為這個地方有科技業開始興起，矽谷本來就是一個種葡萄、水果的農業地區。可是新興的科技公司一家家建立，蘋果、NASA 總部、核能的基地也在這邊，很多人才漸漸集中在此。

他們在 1973 年就成立了一個台灣協志會，同年透過協志會，就在畢業後成立東灣同鄉會、南灣同鄉會、舊金山台灣同鄉會，並聯合成「北加州台灣同鄉聯合會」。這個組織很快就有一個政治活動、政治萌芽的過程，台灣協志會跟同鄉聯合開始關心政治，對臺灣黨外運動有支援，也展開一些抗爭活動。第一個 1978 年就發動要在美國人口普查裡面要寫「台灣人」的運動，另外他們在美麗島事件前後成立「灣區協志會的台灣之音」，這個台灣之音也是以紐約台灣之音為主，但是灣區協志會的台灣之音也非常活躍。所以他們對於在美國的台灣人聯絡，跟對黨外運動的聲援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舊金山是到亞洲重要的窗口，很多人會經過這邊，不管是黨外人士，或是從美國要回去台灣。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是協志會另外成立一個蓬島文化公司，他們資助史明出版《台灣四百年史》的漢文版。在抗議活動就不會把這個形式或名稱抬出來，是用灣區人權會的名義去申請，還有同鄉聯合會背後其實就是協志會在運作。所有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基本上都是協志會的主要成員，同鄉聯合會是團體會，幾個同鄉會加上協志會，不是個人會，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他的運作方式是怎麼樣。

我再回到協志會的成立跟活動來做介紹，海外台灣人的社團裡有很多類型，第一種是同鄉會，很多人會去組。現在看起來，同鄉會也不怎麼敏感，很自然地組成。但其實在最初，政府要求這些人要參加中國的同鄉、同學會，只要掛台灣這名字，本身就很敏感，等於是反政府的團體，甚至被劃成台獨聯盟的外圍團體、暴力團體。因此在這過程中，協志會的成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既不是台獨聯盟，也不是同鄉會、教會，在這三個角中間的文化團體。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影響是什麼？

我去美國之後大概發表五篇文章，先做了文獻的回顧，第二個我寫了協志會石清正先生的口述訪談紀錄，再來我就把台灣之音做了一個完整個研究，還有《台灣人四百年史》出版的過程，另外也對灣區台灣教會的史料做了簡單的介紹。做完之後，也可以對台美人的社團做整個回顧。北美的台灣人社團如果要追究源頭，最早能夠確認大概是 1966 年美國獨立聯盟的成立，後來台獨聯盟就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之後再加一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不過台灣獨立聯盟是有隱密性，很多人加入是秘密的，沒有公開活動。他的整個活動在北美台灣社團裡面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同鄉會倒是公開的存在，同鄉會的發展是比較可以跟協志會、灣區這邊做個參考。全美台灣同鄉會在 1970 年就成立，其成立是二十八個全美各地的同鄉會來組成，灣區這大概從 1971、72 才正式成立，之前都是比較零散，春節有聚會一下而已。

協志會更是比較晚成立的，這樣很清楚呈現灣區在全美的台灣社團裡面是很後面的，但是卻反而推進北美台灣人社團前進。協志會跟同鄉聯合會的活動，對 1980 年成為的台灣人教授協會還有台灣人攻共是物會(FAPA)的成立，都是因為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有台灣之音的宣傳，最後影響了這個北美台灣人社團大型組織的成立。另外，在這背後應該要看到教會的存在，我們可以看到北美台灣人活動跟島內黨外運動，或是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是直接互相呼應的。當 1972 年 12 月的時候（按：ptt 誤寫成 1973），黃彰輝是在紐約發表自決運動宣言，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第一次是 1971 年的年底所發布，所以海外長老教會教徒跟台灣長老教會教徒是互相呼應，保持很密切的聯繫。

1975 年的時候，台灣灣區基督教會成立，隔一年，在北美洲台灣基督教會協會成立，這個就是在灣區這個地方所成立的。海外所謂的自決運動跟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互相呼應，灣區的教會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舊金山灣區現在能找到非常豐富的史料，包括有台灣會館、台灣長輩會，這個長輩會就是這些人在那邊成家立業有了下一代，把台灣受過日本教育的長輩接到美國去定居，另外也有「鄉訊」。這整個活動可以看到台灣世代交替，受日本教育的這些人把小孩送到美國去留學，等他們成家立業之後，自己也到美國來，看著他們孫子這一代的成長。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教會刊物也非常完整，我介紹一下他們同鄉會的刊物跟教會的刊物。這個是教會刊物的東西，有關美國人口普查台寫台灣人這個事件，等一下要當評論人的許維德老師他做了詳細的研究，特別是 1980 年他們怎麼樣推動這個運動，這個運動就影響現在美國的台灣人社團在推動的運動，叫做「自己的認同自己報」，希望在 2020 年人口普查，有台灣因緣的人都能夠在人口普查裡面，在第一個勾「其他亞裔」，不是華裔、日裔，自己手寫 Taiwanese 的運動。填問卷來說，要做這樣意願的人很低，可是這個運動從 1980 開始推動起，到 1990 就有統計出十幾萬，到 2000 年就已經有二十幾萬，到現在美國的台灣移民已經超過五十萬，可能接近六十萬。第一代的台灣移民，或是可能父母都是台灣人但在美國出生的，這些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到今年的調查數字可能到更高，這表示說在美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是非常明確。

台灣人運動在美國是如火如荼地在進行，不過在許維德的研究裡面他可能比較沒有去強調歷史脈絡，這個運動是從灣區、台灣人，也就是剛剛說的協志會、同鄉會這些人去想出來的。他們想到要用這個地方來呈現自己的認同，然後實際去做這個活動、宣揚。可是後來主導權就不在灣區，很多人就忘了灣區，而為什麼從灣區開始，這才是我的研究想跟前面研究者對話的地方。

我剛講過協志會這些團體，他們有他們的歷史意識，很清楚知道說台灣的處境。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我訪問石清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問他：你到灣區的時候，不是保釣運動的時候開始了嗎？你有參加嗎？他說有，保釣運動的時候我參加協志會，還去參加座談會。可是我在那邊聽到有些算外省的老同學，他們在講台灣退出聯合國，「國民黨已經完蛋了，根本不可能要反攻大陸，但國民黨要統治台灣還是綽綽有餘。」這樣的話對他來說是很大的衝擊，因為他再次認清本省台灣人是被統治階級，而這個就是他要推動協志會的起頭，想要出頭天的概念。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個人對於歷史意識很強烈，所以才去推動這個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的翻譯。

再來，最重要的點子是台灣之音，我要強調能夠把電話錄音變成推動民主化運動的最重要推手，是人類科技使發展的奇蹟。我們可以看一下有留下一些史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舊金山台灣之音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只有錄音帶的手稿，重新整理、註釋、出版，這是我最近的工作，希望可以快點完成，這個工作其實要很感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當初的聲援，目前已經逐漸可以看到這個成果。

透過台灣協志會在北美做整個社團網絡的串連，回來支援台灣的黨外運動，他們達成的貢獻，我用李敏勇的〈暗房〉的詩來比喻。我覺得就像這個〈暗房〉

詩裡面描述的，台灣過去戒嚴時期就像一個暗房，把台灣封住，海外的台灣人、北美的台灣人社團活動其實就像一道光一樣，破壞這個暗房，讓台灣可以走向民主化這條路。簡單講，這個世代的海外台灣人覺醒，就幫助推進把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的地步。這個歷史脈絡是要講清楚的，為什麼要強調呢？目前有很多華僑的研究，但我是做台灣史研究的，我把海外的台灣人納入台灣史的部分。

最後講一個自己的心得，我去舊金山的時候剛才有一部電視劇播映《紫色大稻埕》。後來是看《望鄉》，郭雪湖的第二個兒子郭松年幫他寫的傳記，我看了以後很感動，覺得這個就是海外台灣人的心境。因為書裡面是郭雪湖說：「你若有台灣的心，佇佇舊金山嘛會當看著台灣的觀音山。」他日日夜夜想的是故鄉，想怎麼樣去貢獻台灣、怎麼樣回來，但他回不來。海外的台灣人其實是這樣，年輕的世代付諸行動，真正出錢出力，對台灣民主化有貢獻，他們也知道已經要在那個地方「蕃薯落土」。我覺得對海外台灣人這段歷史，應該要納入台灣歷史脈絡來談，這樣才是完整的台灣史。

林從一：謝謝何教授，接下來就請台文系劉南芳副教授。

劉南芳：很高興有機會可以發表這個論文，我會對這個主題接觸是很意外的狀況，因為我個人研究戲劇。2017年之前，我對台灣美國人跟其歷史非常陌生，我會認識這段歷史是來自楊宜宜牧師。照片中戴眼鏡的女士是楊宜宜牧師，在他背後戴眼鏡的男士中間穿黑色衣服的是張富雄先生，這是台灣宣教基金會成立，楊宜宜牧師也就是創辦人。最初我是在2015年跟楊宜宜牧師認識，然後16年參加這個台灣宣教基金會十週年的活動，因為這樣去紐約拜訪他，了解台灣之音這件事。台灣之音對我來講非常訝異，因為美麗島事件的時候我才唸高中，我對這段歷史沒有很明確的記憶，我住在台北。而且美麗島在台灣這麼遠，為什麼在紐約的台灣人會因為一個答錄機有這樣多的反應，這個歷史非常戲劇化，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戲劇題材。但隨著我跟楊宜宜牧師夫妻越來越接觸，深入這段歷史後覺得非常可貴，這種感情是我們在台灣很難想像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台灣之音，台灣之音最早就是一個答錄機，張富雄先生負責很多教會之間、台灣同鄉會間的聯繫。當時只要打一通電話，就可以聽到氣象、笑話。他們那時候想說，台灣人之間沒有網路，打電話又很貴，如果有個答錄機可以錄下台灣同鄉的消息、訊息，可以聯繫大家的感情就好。所以最早台灣之音1977年成立時是非常簡單的構想，特殊的原因是因為在台灣人權宣言發表之後，後來人權宣言帶到了托張富雄先生的姊姊帶到美國，從此答錄機裡面就不只錄台灣同鄉間的消息，也開始播送跟台灣民主運動發展有關的消息。接下去就是台灣民主運動非常蓬勃的年代，從78-79年，在台灣之音的中

期，剛好就跟台灣政治事件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時候，楊宜宜是已經會打電話過來採訪他們的消息，所以台灣之音變成受到注視，很多人不了解台灣的事的時候就會打進來想了解，這個台灣之音對我們研究台灣歷史的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我當時參加許維德老師的讀書會的時候，他說「台美人的歷史也是台灣人的歷史」，這對我影響很大，我從來沒這樣想過。可是今年我在美國做很長時間的訪問之後有了很深的同感，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找相關的人事物去訪問，他們存的是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北美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傳播的媒介非常簡單，就是一個答錄機，但他發揮了極大的功能。這個小小答錄機剛好滿足了這兩件事情，讓他們可以聽到台灣的消息，同時也可以發聲、表述對台灣的看法，所以他的收聽、傳播影響到台美人的普遍行動，反應在美加地區的台灣人對故鄉民主的參與。我們訪問艾琳達女士的時候，他說他去紐約看台灣之音，就是一個不起眼的答錄機，但是艾琳達巡迴美國演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就有非常多人來迎接他，為他安排、為他打點，很多鄉親來，他才發現當時的台灣之音已經有四十幾台，在全美國很多地方都擁有這樣的設備，並達到非常大的傳播效果。

我當時認識牧師，要了解這段歷史的時候，因為我們台文系的博士生黃駿雄申請到一個扶植青年補助的計畫，內容是要用口述歷史把台灣之音做一個初步的戲劇化，因為我們是做戲劇研究，所以希望可以做很初步的戲劇基礎。當時我們想得蠻簡單的，但執行過程中困難度很高，我們還組成團隊，順邊拍攝當時台灣之音的參與者。出發之前，我們花了半年的時間搜集資料，舉辦一個口述歷史劇場，我們討論為什麼要去示威，怎麼樣連署、跟國會議員施壓，去影響議員。

美國的兩個月當中我們訪問很多台灣之音相關人士，訪問了十個城市，將近 42 人。我們發現很多當時在從事台灣之音工作的人，他們對於台灣民主運動有非常大的參與熱情，很多是台獨聯盟的成員，也很多不是，成員非常廣泛。但在過去很多研究當中有很多口述文字，可是沒有影像，包括台灣之音的新書發表會之後留下的影像也非常粗糙。我們希望透過這去拍，至少可以留下一點影像，這些前輩們他們年紀非常大了。

所以除了做這口述歷史劇場之外，我們希望可以留下記憶保存，包括一些各分台的狀況。很多人認為台灣之音是在美麗島事件才開始有三四十分台造成影響力，其實並不是，在楊宜宜牧師他們這本書裡面可以看到，在 1979 年 11 月 18 號，他們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就已經有二十七台的分駐點在美國。其中科羅拉多州是特別的台，在 11 月的時候，美國的紐約台灣之音特別播報科羅拉多州開始

開播，而且他特別的是因為時間很長。台灣之音有三、五、十分鐘，可是科羅拉多州的製作有十五分鐘，所以特別為他做宣傳。而且他也是我們目前所知到台灣之音分台裡面歷時最久，從 1977 年開始成立一直到 1989 年才結束，成立將近十年左右。

科羅拉多州的負責人就是蕭廣志先生，他是師大音樂系畢業，到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柏得分校。我在論文裡大概有介紹他出身背景以及他對台灣的看法，他當時在念大學曾經認識李朝熙先生，大一的時候李朝熙先生就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差一點被牽連不能出國，後來經過很多人幫忙才順利出國。出國之後就是在科羅拉多州柏得分校唸書，唸書當中他就在圖書館工作，直到他在美國定居，都在同一個城市，他還在那個地方做了台灣之音。

科羅拉多州的「台灣之音」是跟科羅拉多州台灣同鄉會有很大關係，當時是由科羅拉多州的同鄉會所資助，我在論文還有寫到吳錫奎教授也是科羅拉多州同鄉會第一屆會長，當時他們有幾個人共同來支持台灣之音，主要的工作者就是蕭廣志先生。他在做這個台灣之音的時候，他花了比較多時間搜集資料，希望為當時在台灣故鄉的人發聲，然後把很多台灣島內的事情給海外台灣人知道。

接下來我想科羅拉多州台灣之音的製播特色。很多紐約台灣之音發展的時候，很多分台都是把紐約的錄音直接錄下來然後播送，就用紐約的楊宜宜女士等人的聲音檔，他們會有一個專線可以讓別人錄音，錄音完之後播送，因為當時太多人打電話來聽，所以常常佔線。而且其實長途電話非常貴，從加州或波士頓、夏威夷打到紐約電話費非常可觀，因為這樣就變很多台。這些分駐點的負責人其實都只是錄紐約的節目而已，但是有幾個地方上比較特別的，據我所知除了舊金山黃介山先生自製節目之外，洛杉磯的台灣同鄉會也會自製節目，但是洛杉磯的台灣同鄉會是由五六個人共同來處理，科羅拉多州比較特別，是由蕭廣志先生一個人來處理。他在這些各個分台的特色是他時間最久，因為他從開始的時候就自製節目，並不是仰賴紐約的內容，只是偶爾運用紐約錄音，但是主要節目都是他自己製作的。

另外蕭廣志先生是大眾傳播背景，錄音技術跟觀念是比較先進的，還在自己家裡做了一個錄音室、檔案室，也很重視錄音的品質，對於錄音器材很講究。像黃介山先生可能在報紙搜集很多資料，像楊宜宜牧師會打電話回台灣訪問，除了這兩個管道之外，蕭廣志先生還會出去錄別人的演講，比如誰來科羅拉多州來演講，甚至他會戶外的採訪，因為他在技術方面比較厲害，讓他的節目非常多元化。他也很重視搜集不同資料跟參訪，所以這跟他的內容多元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你有好的技術，就可以讓你的節目更多元，我想大家可以聽一小段，這是目前科羅拉多州留下來的台灣之音。這一段是採訪王育德夫人，就是王育

德先生過世的時候，他打電話去日本採訪王育德夫人，他的女兒把這段話留下來，把它數位化。

「這是台灣之音9月17日的新聞，本台消息，今年六十一歲的王育德教授，九月初九因為心臟病不幸在日本過身，王教授一生佇台灣獨立運動打拼，伊是台獨聯盟日本本部第一任的委員。伊過身的時陣，是日本明治大學的教授，台獨聯盟的中央委員、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事務局局長兼中央委員，以及台灣青年月刊的發言人。王教授是臺南人，二二八事件的時陣，伊的哥哥王育霖被國民黨殺害。1949年，王教授前往日本，1969年得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王教授是一位傑出的獨立運動者，伊亦是一位台灣文化的提倡者。伊用提倡台灣歷史語言文化來提高台灣人的意識，來鼓勵同鄉認同台灣。王教授一生從事台灣獨立運動，除了伊本身堅強的意志恰奉獻犧牲的精神以外，王夫人的支持、合作、幫助恰諒解會當講是一個真重要的因素。」

劉南芳：這段錄音記錄了王育德夫人的心情，非常寶貴。我想我們對現代的人來講，聲音也好、影像也好，對我們來說非常簡單，手機拿起來就可以拍照、錄音，我們訴說的經驗都是很方便的。但對那個年代來講其實是很難的，我們在比較多方面的深入採訪調查之後，才感覺到為什麼小小的答錄機會有這樣的影響。剛剛的錄音我們聽起來就像是廣播節目，可是事實上他只是做好一個卡帶，把這個卡帶放在答錄機裡面讓人家收聽。以前答錄機最好的功能就是可以放三十分鐘，一般十五分鐘、十分鐘都有，他有不同規格，像蕭廣志先生就是做最大的極限三十分鐘，所以他每個禮拜要搜集到三十分鐘的節目。

他除了這個採訪讓每一次節目很豐富之外，也做了很多台灣民謠，他希望這個同鄉聽到言說政治議題之外，也可以聽到一些台灣民謠，安慰大家的心。他自己做歌本，或他去錄哪位台灣人來到科羅拉多州演講、送觀眾卡帶，就像經營一個廣播節目一樣經營這個小小的答錄機。所以在這些條件配合之下，科羅拉多州的台灣之音，可以維持十年，跟別的地方有顯著的不同，這都是有關係。

剛剛講到在海外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問題，這也是我們這次暑假去美國一個很深的感想，我想用後面這個做個結尾。我想從這個科羅拉多州答錄機結束來看這個問題，在1989年的時候，他考慮要把台灣之音結束，因為他花很多時間想要去持續這樣的做法。可是時代不同了，紐約的台灣之音結束是因《台灣公論報》誕生，台灣人自己有報紙了，新聞不像以前這樣封閉。蕭廣志先生做到1989年，戒嚴已經結束了，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李登輝先生當總統是1994年。那時候已經沒有所謂政治犯，當年想做台灣之音是要為台灣人發聲，現在台灣可以傳自己的聲音了，還有需要做這個事情？他認為不需要，所以他在1989年二二八，結束台灣之音。他在結束之前，曾經在廣播當中預告，是不

是願意人接手？有人願意繼續做。如果有，他願意把所有器材技術都轉移，這個跟黃介山先生當時要結束舊金山台灣之音很像，其實是沒有人接手的，因為被託付太大的，需要非常大的工夫、耐心、技術，還有一些新聞的敏銳度方面，並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這是他當時的海報跟名片，我用了一段當時美國的報紙採訪來做結語。美麗島事件時，美國報紙曾經採訪蕭廣志先生，這時候是美麗島大審的時候，報紙說台灣之音把遙遠台灣土地上的民主運動消息傳遞給台美人知道，每一個分台都是由志願者所設立。他就介紹到蕭廣志先生，蕭廣智只認識八個被關起來的其中一個，卻把工作之餘的所有心思都放在上面。接下來是蕭廣志先生當時講的一句話，他說：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是因為唯一能夠幫助我國家的方法，就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為我的人民工作。他講到一個台灣俗諺：鴨卵丟石，是以卵擊石。這個新聞非常推崇他，認為他付出很大心力在做這樣的工作，蕭廣志說：我贊成他們爭取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並且終止軍法，讓台灣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

這是蕭廣志先生，中間這是吳錫奎先生，最右邊是吳教授的夫人他們都定居在柏得這個地方，我想用這句作為論文的結尾，就是說：「我來到這裡的原因，是因為唯一能夠幫助我國家的方法，就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為我的人民工作。」我覺得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敬佩的，蕭廣志先生是一個很好的範例。但是透過台灣之音以及他背後付出很多心力的這麼多人，其實可以看到 1970 到 1980 年代，真的有非常多的台美人對台灣有強烈的感情，這個感情是超乎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我曾經跟別人討論說，中國也很多移民到美國，他們會為了中國民主這麼努力嗎？其實沒有，為什麼早期台灣人到美國為了台灣人的民主如此的努力，像是台獨聯盟的人他們是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還有很多人做了我們所不知道的工作，這樣的感情我覺得應該被記錄，這也是我們會持續做這樣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

林從一：很多地區或國家去美國的移民對他原來的地方，無論是祖國政治參與，並沒有像在美國這樣的熱量，這其實是非常特殊。何義麟教授問我說，我們這個台灣學在人社中心推動未來的想法是怎樣？我覺得無論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的移民問題或多元文化的問題，事實上也不是處理得很好。台灣對多元文化、這種遷移的問題，經驗是非常豐富、厚實的，寬容講很容易，但要做到並不容易。台灣自由社會裡的寬容，我們做到很大的程度，似乎可以作為全球的典範，不要小看自己，是台灣學我們在談論的時候一個很大的理想。

緊接著就是評論，郭美芬老師的論文是邀請交大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許維德教授來評論，另外兩位評論是互評。

許維德：我在讀書的時候也做過台灣之音。大概 1990 年代中期，學校的鬥爭都很強烈的，我們是台灣同學會、同鄉會，在校園裡面到底可以做什麼？我們學校有傳播系，有校園的廣播電台，功力很小，所以我只做了兩年。每個禮拜，事先編報紙，然後用一個小時節目，我們會先報新聞、播一些歌，即使到 90 年代中期，這些事情還蠻感傷的。

郭老師這篇文章叫做：成為台僑，澳洲台灣人的認同與結社，主要問題意識要描述澳洲台僑的認同跟結社。論文有一半在談論邱垂亮，這位台灣民主運動的前輩，另一半在談以邱垂亮為中心的社團，所以材料上大概就是邱垂亮的生命史、自述。邱垂亮大概是我這輩的人，我們成長經驗裡面不停出現的名字，跟我個人意識形態大概相符，因為這領域的文章其實常常讀的是跟你的意識形態不見得相符的東西。論文本身也寫得很有條有理，但這到底是邱垂亮的研究還是一個團體的研究，或許郭老師未來可以再調整，以下有些比較技術性的評論。

第一個是發問，成為台僑，郭老師有做一些研究回顧，但澳洲的台灣人要變成什麼？「僑」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從海外台灣人的脈絡來看，我寫美國台灣人的整裡，在英文大概比較沒有問題，就是 **Taiwanese American** 或是 **Taiwanese-American**。在中文裡面其實有不同談法，我把他分成三類，一個叫「僑民」類、「移民」類、「其他」類。什麼叫僑民類？就是新僑、新華僑，台僑、台灣僑民這種用法，移民類就是台灣移民、美國台灣移民，最後一類就是有人用過「旅美台灣人」。但是僑這個字有點麻煩，是個很特殊的意識型態，「僑」是你到了遷居國，但你又不願意落地生根，所以所謂的華僑是這樣的概念。我覺得從華僑到台僑當中有爭辯，就是我們要不要變成「僑」，「僑」有這些反思。

我在思考這個發問適不適切，當然我想最基本的問題是成為台僑，好像是澳洲的台灣人變成台僑，所以是誰要變台僑，或者是台灣移民，誰要變成其他人？我剛好看過李耀泰的博士論文，什麼叫做成為台僑或澳洲的台灣人，一個重要的對照點是，香港的澳洲移民跟中國的澳洲移民，台灣的移民就是台灣移民，他們不太願意跟中國澳洲移民放在一起，這邊比較是民族式的材料，不過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要變台僑，可以有一個對照組，要相對於其他澳洲華人。

第三個是很可能，剛剛其實郭老師也提，這個地方相對於其他地方的台灣移民，澳洲的台灣移民有它的特殊性。而怎麼做這個研究，材料也好、取向也好，有人用文學文本，也有人用生命史或傳記出發，或者用音樂、繪畫出發，

也有人用社會調查出發。所以到底我們該用什麼材料來做認同研究？這篇文章大概後續的發展就是用生命史，用邱垂亮的材料。

第二個，後半部是組織，如果我要研究一個社會運動組織，可以怎麼透過這個組織的材料來追溯他的認同狀態？包括最基本的歷史研究，緣起，或多挑些重要的運動者。或是在社會文獻裡面我們有所謂的框架分析，是在探究社會運動的意識型態。最後一個結果是在想，有時候談認同很困難，所以你需要事件，如果你對某個事件中的個案有理解，或許就有機會看到不同方認同的情愫跟競爭。

何義麟：剛剛維德老師說他聽了很感動，這個感動跟我今年暑假跟南芳老師去舊金山做採訪時一樣，因為跟被採訪的人能有互動，能夠兩方都很感動，是很難得的。我們這次去舊金山主要不是採訪台灣之音，另外一部分是蓬萊歌劇團的部分，因為有關戲劇的部分，南芳老師跟我都很忙，大家就把這件事情先擱下來，我們先做台灣之音這部分。

我不知道這個台灣之音在科州也有這麼一個感人的故事，其實我在還沒出發之前，就已經知道科州台灣之音的東西，我用灣區台灣之音在報導科州台灣之音的消息給大家參考一下。在 1982 年 9 月 21 日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消息，灣區台灣之音，1982 年 9 月 21 日晚消息，親愛的同鄉，本台消息。他是介紹一個科州台灣之音所做的消息，剛好可以回應南芳老師他所講的東西，內容其實是非常精彩的。灣區台灣之音特別對他介紹說有一個神父，在進行台灣人全展望的演講會，他應該有錄音下來、播放的樣子，這個是我印象蠻深刻的，這也是印證。

1982 年 12 月 28 號這段他有介紹到蕭廣志，但包括前面那則跟這則，都沒有提蕭廣志這個名字，他都是寫 David Shaw，在那個年代，把全名暴露出來還有這樣的危險，所以他說蕭同鄉可以回應剛才南芳老師提到的，他在出國前認識一個政治犯叫李朝熙。這段是在說，蕭同鄉扮演現年 63 歲，目前亦被國民黨關在綠島的政治犯陳金火的被害經過。蕭廣志是一個音樂家，文藝性很強，可以表演，讓其他人了解國民黨迫害政治犯的殘忍面貌。他說蕭同志也分發伊編着的一本題目叫做《台灣人政治犯》的冊。有想 beh 愛的同鄉，請寄 2 元的成本費 kah 蕭同鄉聯絡。他這個全都用台語講，所以這是台語的稿子，從這邊其實可以看到蕭廣志的面貌、人格特質。他在事件之前就開始做了，然後到 1989 年 2 月 28 號才停止這樣的事情。

我想問一個問題，這次去採訪，不知道他有沒有提到這件事，他的《台灣人政治犯》這本書還在嗎？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如果你沒有問這個問題，他

可能就不會回答，也忘記了有這份資料。我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這點是很重要的，目前在搶救這些資料，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解釋很多問題，維德也提到一些研究方法，我們在這個地方還有很多努力空間。南芳老師這次去舊金山讓我看到很多沒有辦法感受到的那種感動，因為這次去都在做蓬萊歌劇團，把他以前在北美巡迴表演的東西給大家看，同鄉都很興奮，那天就很多人就來分享他表演的經驗。最後有一天在訪談，幾位就已經泣不成聲很感動，這邊可以印證說南芳老師做的東西非常細膩，但是如果有更多更深入，更進一步來提問的話，可能他會給我們更多更精采的內容，讓我們了解，當時是怎樣的付出。

劉南芳：我在這方面是非常粗淺入門我很希望同學們，有閒有志可以加入台美的歷史研究，這一塊是太多東西需要整理、處理、紀錄，留下來，就像何老師說的「搶救」，這是我們兩個多月一個很深的感覺。我對何老師的論文可能沒辦法評論，因為老師他們都做得比我早、很早就做這些口述資料，我提出一點補充關於台灣教會的部分、認同的問題。當時北美這些認同其實我覺得有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語言，講台語這件事情會造成一個族群，長老教會大家就台語，所以講台語的時候跟講台語的人在一起。他們不像我們年輕人大部分都說華語，他們講華語跟講台語事實上就很自然區隔族群，在超級市場、在公園聽到人講台語就靠過去了，所以語言是認同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我覺得是政府要負一點責任，當時政府可能把講台語的人都視同為台獨，有人說因為他們都講台語所以就被冠上台獨的帽子。長老教會主張台灣獨立，或者民族、台灣人要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抗議政府去沒收他的白話字聖經，他們是一系列的事情，長老教會是這樣的組織。而且他非常重視資料，所以何老師用了很多教會手冊、幾週年紀念，並不是每一個手冊都編得很好，但是如果這個教會比較用心的話，至少可以存很多當年的歷史照片，是非常好的研究主題。但是也不是教會就表示認同台灣獨立，像是加拿大的教會就曾經為了到底要不要支持政治犯而分裂，也不是每個講台語的都支持台灣獨立。我覺得台語會造成族群，但台語族群裡面還是有不同的聲音跟立場，還有一種是他們堅決支持你的行為，但他不會加入台獨聯盟。所以他們也跟我們講，認為教會的人不該加入台獨聯盟。我們訪問到一個教會，他們都是支持民主運動，每一個示威都參加，但他們不會加入台獨聯盟，因為他們的觀念，教會不可以參加社會組織。

另外一個，我覺得協志會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團體，他們的時間很長，就好像做一個事情可以持續這麼久，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協志會很多成員募集到自己變成叛亂組織，在美麗島事件之後，牧師他們在紐約就有十幾個組織，他們聯合發表一個聲明，在《關鍵時刻》這本書上有。協志會的組織剛好在紐約，就變成建國聯合陣線，回來之後所有協志會人員就變成黑名單。但協志會剛開

始成立應該是比較互助的方式，或是讀書會，剛開始跟政治並沒有這樣的投入，卻在一夕之間，全部的人都變成黑名單，也造成他們之後分裂。

所以我們在研究這方面歷史的時候，還是要有點寬度。大家對台灣感情都很深，只是有些人是顯性，有些人是隱性，有些人必須要回台灣，因為他有老小、父母在家鄉，他沒辦法變成黑名單回不去，每一種人都值得尊重。這個領域是很值得研究的，也非常有趣。我剛剛結尾沒講完，最後對於蕭廣志先生的一種感嘆：「如果啞巴是可以講話的，我們何必要為他發聲？」這是很多在北美做民主運動，我們去訪問的時候，他們都有的感慨，這是可以再討論下去的。

林從一：我想問，不同國家的海外的台灣人，譬如說北美、歐洲人、日本人以及東南亞，他們對於國內發展的事情關懷程度差別是怎麼樣？第二，海外台灣人以北美人為例，有可能是學術界很高地位的人或者他只是一個華工？或者是不同的宗教，那他對於台灣的關心程度有沒有什麼差別？事實上，我們可以了解認同這件事情他的因素是什麼？我自己感覺是，對於不正義或被壓迫這件事越大的話，他對認同的需求、探求會越高。

郭美芬：謝謝教授的評論。先問一個問題，成為台僑、誰要成為台僑？我一直強調社團組織他們從聯誼到公共外交，成為台僑，誰願意成為台僑，跟台灣政府合作？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 1980 年代台灣在澳洲沒有一個發聲的機制，所以成為台僑就是你願意替台灣政府發聲，僑委會辦的一些活動你願意參加。所以所謂台灣認同他不盡然是一個自覺性個人的意志產生的，或多或少也受到你的母國、政府僑民政策的影響。所以我也不喜歡用「僑」這個字，我自己在使用華僑、台僑之後也非常避免，因為那其實意味著他有一個母國、中心的認同，但是海外華人的認同事實上已經非常多元，不盡然一定要朝向一個母國或台灣。我特別會用台僑就是說他們很多組織跟個人，他仍願意對台灣政府為這件事情配合。

材料的部分真的是一個意外的插曲，來寫邱垂亮教授的生命史。後來我必須跟他確認一些訊息跟其他台灣同鄉會聯繫，這些團體不像北美的團體受到那麼高度的注重，他們一但發現有人對他們的故事有興趣就拿出好多歷史材料。可能對於歷史研究來說，1980、90 年代似乎是非常新的東西，但是你可以發現台灣人的故事，還是希望被聽到，一方面我覺得確實是從邱垂亮教授的生命史來看，未來是一個發展。

其實在海外有很多像澳洲這樣，他們認同其實是在一個拉鋸、分歧的狀態下，並沒有凝聚成，我可以把他講成他們真的是有一個所謂的心向台灣的認同，包

括第二代、第三代我自己接觸到的澳洲台灣人，他的認同其實非常分歧，或許澳洲台灣人以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台灣人的認同，也許沒有那麼順遂，是被隱藏起來的，些東西是一種挑戰。我常不知道怎麼把這些零碎故事寫進來，但切身的經驗來說，我知道對於台僑第二代、第三代來講，這是發生在他們生命中。還有台灣的島內的狀況還有主權不明的態度，其實對於台僑第二代、第三代尤其是澳洲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我還不太確定會是發展成怎樣，也許是認同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也同時去問台灣人的認同在未來會是發展成什麼樣的狀態。

何義麟：我覺得他們不是很主動要去從事政治互動，大概是族群特質的政治化，他在某些地方受到差別待遇，譬如說講台語就被認為是台獨、被打壓，所以是一個反彈的過程，大概是我整個論述的架構，跟所謂的被逼上梁山是一樣的，也就是海外台灣人不是一開始就主動做這個運動。我最後要挑戰一個在台灣史研究很重要的論述，就是蕭阿勤的論述，他認為台灣的民族主義跟世界各國不一樣，先有政治的民族主義，才有文化的民族主義。可是如果從協志會的角度來看，他們一開始都不是要從事政治，他們是要講文化、歷史的，結果到了政治事件引發、爆發之後，他們覺得說要去呼應、響應，才變成政治的民族主義，所以顯然台灣的民族主義跟世界各國是同一個方式。我的研究有兩個意義，一個是說台灣人不是先驗地強調自己是台灣人，是歷史變動過程，是有點被逼上梁山，受到打壓才做這個反彈，這是我研究的主基調。

劉：我到科羅多拉州才發現他把所有台灣之音的資料都毀掉了，是什麼原因，不方便清楚說。有些東西是可以問，有些事問了也不能講，所以很為難，但是我去了還好有搶救一些簡報跟資料，還有一批資料已經捐到辛辛那提去。所以我真的是說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緊迫，他們當時不覺得那些資料留下有什麼意義，但對我覺得很有意義，所以你講的那本書可能現在在辛辛那提，當時他們這些人都非常會搜集資料，這些東西目前都不在他手邊，所以我們去做這種搜集的時候就有一種蠻大的急迫感。我們去訪問四十二個人當中，大概將近三十個都超過八十歲，如果沒人去做這樣的東西，不覺得台美人歷史也是台灣人歷史，這些就會不見了。

剛剛主持人的問題，從一個角度可以思考一下，早年可以去美國移民的人是什麼樣的人？第一個就是經濟條件好的，一張機票六百美金，當年六百美金是一個人一年的薪水，你怎麼樣要有機票到美國去，並不是那麼容易。所以在我們訪問這些人當中，移民大部分是留學生，很少會有勞工去移民的。我有問過一個是勞工移民，他是外省人，他想到美國可以回大陸探親，他是開餐廳的。除了比較特殊的案例，否則我們問到的大部分的都是留學生，因為那時代要出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到了 1980 年代，很多人是投資移民了，而且已經是以華

語為主，因為 1980 年代年齡可能就是 1960 年代出生的，他們所受的教育在台灣已經是華語了，跟 1960 年代出去的其實不太一樣，我覺得哪個年代出去的移民展現的特質差別蠻大的。他會不會是階級上的認同，是勞工或是留學生？這可能沒辦法一次解決清楚，但是我們在紐約訪問的時候，有個人他是做生意的，對台灣還是非常認同，跟他們是什麼階級、職業比較沒直接關係，我個人認為語言是很重要的原因。

許維德：海外台灣人最多在美國，移民到海外，第二多在加拿大，第三多是澳洲。所以我們今天談了美國、澳洲，不過沒人談加拿大。剛剛林副校長的問題是說，不同國家的台灣移民在政治意識上有沒有什麼明確的差別？我沒做過這種研究，但如果從海外台獨運動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第一批離開台灣的其實在日本，50、60 年代，流亡台灣人先在日本建立基地，戰後留學日本的台灣人最多。之後 60 年代開始，北美洲，美國取代日本，變成留學生最多的地方，台獨運動就從日本轉到美國去。如果從海外台獨運動發展脈絡來看，為什麼美國、日本是繼續還在累積材料、做研究的地方，因為他們後來有世界台灣獨立聯盟或者世界台灣同鄉會的成立，這在歐洲、南美洲都還是有組織留下一些文件，相對於北美洲，是更零散的。

謝仕淵：非常謝謝四位的與談跟發表，他們共同指出了這個問題、概念，脈絡的複雜性。如郭老師所言，這不可能用一個先驗的概念去看，許老師的回應當中也對這整個我們怎麼去理解這個問題的框架跟材料有很多的提醒。而兩個北美的何老師跟劉老師的文章，他們兩位共同關心的歷史之外，我們要面對的是這些材料已經在岌岌可危的狀態。我到成大之前，跟何老師合作一件事情，就是把這些資料有脈絡、有系統地整理，且這只是北美而已，還有許多地方，那是跟山一樣多的資料。回到今天這個議題，對於這些材料跟議題的注意，或許我們可以為成為台灣人，不管是要打句號或問號的，能夠有更豐富的理解。

(嚴慧詩整理；顏瑋洋審閱)